

周作人著：

知堂乙酉文編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上海書店印行

周作人著

知堂乙酉文編

复 印 说 明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辑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各社团、流派、著名作家的流传较为稀少的著作，以及作家传记、作品评论、文学论争集等，依原样复印，供研究者参考。

本书系《过去的工作》姐妹篇，收短文十七篇、题记一篇，内容大都记述名物风俗掌故等，也有记述作者自己的读书和写作生活。

知堂乙酉文编

周作人著

上海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401号)

青浦朱家角彩印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 1/8

1985年7月第一版 1985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J116·1 定价0.90元



挺屹兄

稿中有學生老母的消息一文。

自己覺的頗有意思。談論民間信仰，似不于所得。于白蓮教一派所說，和教等以何種，其實這與心未的一貫道亦不無關係，但可惜那種教派涉及及動了，蓋其初出于農民求痛的呼號，惟趨稍壯大，位一便為聚財應色的行為。

没有那单纯的特色了。日本官窥了四六的笔力一休。此文

日本之再认识。初为未重。盖此以说日本研究之入门。又指出国民性之宗教的。其行动位。情感起过理性。近于疯狂。实为失败之原因。万其败也。犹不舒以。此保可犯云云也。过云的工作一篇又范的。其文小底的美。盖此以真是禁。重事。于以。其文之。其过之。玩意是夫。多不。即烦。

近

一月三十一日

才作人

題 記

右散文十七篇，本係「乙酉文編」原稿的一部分，在一九五二年冬天編成後，久藏篋底。三年前曹聚仁先生北游見訪，出以相示，承他帶至香港，在雜誌上發表若干篇，後來集印爲一冊，即「過去的工作」便是。餘下的這一部分，他又爲整理出版，就使用這乙酉文編的名稱。曹先生的種種厚意，實在是很可感謝的。說起乙酉年來，這已經是十五年前的事，社會情形既今昔不同，那麼有些感慨牢騷已經失時效，這是要請讀者原諒，而在作者却又很引爲大幸的。講到名物和民俗的幾篇，在這裏或者分量並不多，但是有讀者偏愛這些，在解放後我也還寫許多簡短的，給報刊補白，今年挑選較成片段的，輯了一本「草葉集」，大約在三四月裏也可以和讀者見面了。一九六〇年二月十六日，知堂記於北京。

目次

題記	一
孔融的故事	一
小說的回憶	九
報紙的盛衰	二二
無生老母的信息	二八
古文與理學	四二
關於竹枝詞	四九
北京的風俗詩	五四
關於近代散文	六二
遺失的原稿	六七

風的話·····	七二
道義之事功化·····	七七
五十年前杭州府獄·····	八九
紅樓內外·····	九六
說文章·····	一二五
關於覆瓿·····	一二八
日本管窺之四·····	一三一
日本之再認識·····	一四三

孔融的故事

前幾時借得三國演義，重看了一遍。從前還是在小時候看過的，現在覺得印象全不相同，真有點兒奇怪它的好處是在那裏。這多少年中意見很有些變動，第一對於關羽，不但是伏魔大帝的妖異的話，就是漢壽亭侯的忠勇，也都懷疑了，覺得他不過是幫會裏的一個英雄，其影響及於後代的只是桃園結義這一件事罷了。劉玄德我並不以為他一定應該做皇帝，無論中山靖王的譜系真偽如何，中國古來的皇帝本來誰都可以做得，並非必須姓劉的纔行，以人物論也還不及孫曹，只是比曹瞞少殺人，這是他唯一的一長處。諸葛孔明我也看不出他好在什麼地方，演義裏的那一套詭計，纔比得水滸的吳學究，若說讀書人所稱述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又可惜那後出師表是後人偽造的；我們要成人之美，或者承認他治蜀之遺愛可能多有，杜少陵的詩中所說丞相祠堂大概可為證明。掩卷以後，仔細回想，這書裏的人物有誰值得佩服，很不容易說出來，小時候十分佩服左慈，不過那種心情同了義和團的洪鈞老祖早已同時過去了，雖然劍俠圖傳和七劍十三俠後來也還是看，看了覺得也好玩。末了終於只想起了一個

孔融，他的故事在書裏是沒有什麼，但這確是一個傑出的人，從前所見木板三國演義的繡像中，孔北海頭上好像戴了一頂披肩帽，側面畫着，飄飄的長鬚吹在一邊，這個樣子很不錯。彼是被曹瞞所殺的一人，我對於曹的這一點正是極不以爲然的。

我們記得以至佩服孔融，並不由於三國演義，這本來也不須說，其來源也是出於世說新語與後漢書，二者都是六朝人物的著作，我於此或者稍有偏心也未可知。孔融字文舉，是孔子的二十四世孫，可是他不大像他的老祖宗，他有新思想，他懂得幽默，不相信三綱主義，表示反對，結果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棄市，妻子亦均被殺。他可以說是一個唯理主義的人，因爲一切以情理爲準，對於古今權威便不免多有衝突，很容易被社會目爲非聖無法或大逆不道，構成思想獄，明季的李卓吾也正是同樣的一例。現在我們這裏只講孔文舉。他的故事，最早也最知名的是這一件，後漢書卷一百本傳注引家傳云：

「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這事後來成爲美談，三字經中所謂融四歲，能讓梨，讀過的人很是不少。世說新語卷上言語篇云：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備才清

門，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奔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大中大夫陳璉後至，人以其語語之，璉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璉大敗。世說注引融別傳，又後漢書傳中亦有紀述，而文詞不及此節爲佳。這種說話的本領，到後來更加進步，而且加上偶像破壞的氣味，更顯得有危險了。後漢書傳云：

「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畧，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蕭愼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這是很不客氣的侮辱，有點近於拔虎鬚了，曹孟德對於楊修尙且不能寬容，自然更是生氣。大約這樣的事情不止二三，傳又云：

「時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詞。』注引融集與操書原文云：

「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事，非酒莫以也。故

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哺糟啜醢，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云：

「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云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世說新語引世語云：

「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衆，太祖收置法焉。」這當是實在的緣因，但是表面還有一番做作，憑藉了綱常名教的名義興起大獄來。傳載曹操既積嫌忌，而鄢慮復構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文云：

「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靖，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融爲九列，不遵朝議，禿巾微步，唐突官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

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旣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下文叙其事云：

「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他舍。二子方奕棋，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汗，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有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類。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關於兩兄妹的事，世說新語卷上有兩則云：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床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儉那得行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一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前一則與鍾會兄弟儉酒事相同，只是說小兒頑皮伶俐，後者則更有意義，二兒不但聰慧，亦復鎮定，不愧爲孔氏家兒，從亂世中經歷過來的，而孔文

舉之性情本色亦可於此見之。他說本意實爲情欲，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又或報有子殺其母者，融曰，殺父猶可，而殺母乎（出處忘記）此等言皆駭俗，但皆以事理言之耳，若言感情，則故無有殊異，上文言文舉之顧念其二子，固可以見。又融有所作雜詩，其一見於古詩源，蓋從馮惟訥古詩記轉錄者：

「遠送新行客，歲暮乃來歸。入門望愛子，妻妾向人悲。聞子不可見，日已潛光暉。孤墳在西北，常念君來遲。袞裳上墟丘，但見蒿與薇。白骨歸黃泉，肌體乘塵飛。生時不識父，死後知我誰。孤魂游窮暮，飄飄安所依。人生圖嗣息，爾死我念追。俛仰內傷心，不覺淚沾衣。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這裏所說的大概是他的幼穉的小兒子，雖然是「生時不識父」是他外出後生下來不久死去的，可是還是「爾死我念追」，很可以看出深厚的天性來，這與路粹所述悖逆的話正是一個好的對照。兩者都是真的，可以相得益彰，足以看出理知與感情兼具的哲人，只是俗人不能了解罷了。我們覺得孔文舉這人與李卓吾很有點相像，上邊已經說及。李卓吾做着官，夏日覺得髮中熱悶，「蒸蒸有死人氣」，便剃光了頭，仍然衣冠坐四人轎。重佛輕儒，主張男女平等，爲女人們講道，論史一反前說，稱贊武則天卓文君馮道，後來爲御史張問達所檢舉，以誣惑衆衆問罪，下獄死。其言行似甚奇矯，却又是藹然富於

人情之人，如秋燈小話中所記懷丘坦之事可見。有人論之云：

「卓吾老子有何奇，也只是一點常識，又加以潔癖，乃至於以此殺身矣。」又云：

「天下第一大危險事乃是不肯說謊話，許多思想文字之獄皆從此出。本來附和俗論一聲亦非大難事，而狷介者每不屑爲，致蹈虎尾之危，可深慨也。」孔文舉的那些列爲罪狀的言論實在也不能算錯，但違忤世俗當然不免，他不能忍而不說，卒以賈禍，與李卓吾正是一樣。但卓吾外觀很是嚴正，固然予人以難堪，而文舉有些出之滑稽，更有悔慢之感，尤非奸雄輩之所能忍受，如姐己一件，豈非以此便觸犯了文王父子二人乎。後漢書傳中有一節云：

「（融）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閒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型。」此正與丘坦之事相比，而別有風趣，則不但性格之異，亦是漢魏人行徑，與兩宋以後截不相同者也。卓吾死後將及百年，大儒顧亭林尚惡罵不已，范蔚宗作後漢書，於孔融傳後論之曰：

「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圓剗委屈，可以全其生哉。慄慄焉，皜皜焉，其

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比較起來，文舉尙是很有幸的。顧生於明末清初，而范則是六朝人，於此亦可以看出不同來，這是一件雖細微而亦是頗有意義的事。

小說的回憶

小說我在小時候實在看了不少，雖則經書讀得不多。本來看小說或者也不能算多，不過與經書比較起來，便顯得要多出幾倍，而且我的國文讀通差不多全靠了看小說，經書實在並沒有給了什麼幫助，所以我對於耽讀小說的事正是非感謝不可的。三經之中，自從疊起書包，作揖出了書房門之後，只有詩經，論語，孟子，禮記，爾雅，（這還是因了郝懿行的義疏的關係），曾經翻閱過一兩遍，別的便都久已束之高閣，至於內容也已全部還給了先生了。小說原是中外古今好壞都有，種類雜亂得很，現在想起來，無論是什麼，總帶有多少好感，因為這是當初自己要看看而看的，有如小孩手頭有了幾文錢，跑去買了些棕糖炒豆，花生米之屬，東西雖粗，却喫得滋滋有味，與大人們揪住耳朵硬灌下去的湯藥不同，即使那些藥不無一點效用，（這裏姑且這麼說，）後來也總不會再想去喫的。關於這些小說，頭緒太紛繁了，現在只就民國以前的記憶來說，一則事情較為簡單，二則可以不包括新文學在內，省得說及時要得罪作者，——他們的著作，我讀到的就難免要亂說，不曾讀到又似乎有點渺視，都不